

纳瓦勒·苏阿达维等著

彭 谊 等译

妓女 判死刑的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判死刑的妓女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8·11

责任编辑 徐纪民 丁令威
封面设计 祝天华

判 死 刑 的 妓 女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石家庄市西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7万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5040-0084-1/I·84

定价: 2.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年轻姑娘法尔杜丝被残害被欺骗被凌辱以至沦为妓女的埃及畅销小说。书中深刻反映了这个走红妓女的卖笑生涯，反映了她的心灵，她的命运，她的恨和爱，她的悲欢与哀愁，直到她这个纤弱女子如何忿而杀死那凶神恶煞般的皮条客，而又坚决拒绝在呈交总统的赦免申述书上签字，从而了却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主题深刻，故事生动，结构巧妙，情节曲折离奇而又真实可信！下层黑社会的阴森，上层王公贵族们生活的糜烂，尽都深刻地揭示在读者的面前。

目 录

判死刑的妓女……………(1)

1 女心理学家几次到监狱，终于撬开了判死刑妓女的嘴巴，听她讲述……………(1)

2 当她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就挨了割阴蒂那残忍的一刀……………(8)

3 跟随上学的叔叔到开罗，过着不明不白的乱伦生活……………(17)

4 床上达成的一笔交易，不到十九岁的姑娘，卖给六十多岁的马哈茂德作妻子……………(32)

5 从马家逃出来，又落到布尤米手中，不只本人凌辱，他的狐朋狗友还来宿奸……………(43)

6 又一次逃离虎口，却落入更深的陷阱，她成了老鸨娘的摇钱树……………(50)

7 争取到体面的工作，又受到爱情的欺骗，这是比作妓女所受到的更沉重的打击……………(73)

8 陷入皮条客阴险毒辣的魔掌，在他拔出匕首之前，她先把刀子扎进他的喉管……………(93)

9 妓女比国王的公主更高贵。肯出三千埃磅高价的嫖客王子，吓瘫在她的面前……………(98)

10 她被带走了……她那真诚的声音回响着，动摇了到处悬挂着虚伪旗帜的世界……………(106)

戴墨鏡的女郎.....	(110)
一案兩命.....	(173)
黎明前的恐怖.....	(219)

判死刑的妓女

【埃及】 纳瓦勒·苏阿达维著

彭 谊 译

1

女心理学家几次到监狱终于撬开了
判死刑妓女的嘴巴，听她讲述……

她确实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

几年前，我在卡拉塔尔监狱中见过她。当时，我正对一些由于各种各样案件而被指控与被判刑的妇女进行心理研究。

狱医告诉我，这个女犯人因杀死一个男人被判处死刑。但她不象这所监狱的其它女凶犯，她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你无论在监狱内或者监狱外，都找不到一个她那样的人。她拒绝会见任何人，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她吃得极少，而且，只在天快亮时，才打一会儿盹。女狱监常见她长时间地坐着，瞪着眼睛发呆。有一天，她要去了一张纸，一支笔，便一连几个小时俯身纸上。狱监也不知道，她是在给什么人写信呢，还是根本什么也没有写。

我问狱医：“你看她能让我见一见吗？”

他说：“我尽量说服她跟您坐一会儿。如果她知道您是心理学大夫而不是预审员，也许会同意的。但她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她曾经拒绝在为将她从死刑减成无期徒刑而向总统呈递的申述书上签字。”

“谁代她写的申述书？”我问。

狱医说：“我代她写的。因为实际上，我不认为她是杀人犯。如果你看看她的脸，她的眼睛，您也绝想不到这么纤弱的女子会杀人。”

我问他：“谁说纤弱的人就杀不了人呢？”

他用异样的神情看着我，然而，那只是一瞬间。接着便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说：“那么您……杀过人吗？”

我说：“难道我是个柔弱的女人吗？”

狱医把头转向一边，指着一扇小窗告诉我：“这就是她牢房的窗子，我这就去说服她到您这儿来。”

狱医一个人回来了。法尔杜丝——那个女犯人的名字——拒绝见我。

那一天，我本来还应当对另外几个女犯人进行心理检查的，而我却开着我的小汽车离开了监狱。

在家里，我无法做任何事情。本来，我应当校对我最近写的一本书稿，但是，我的思想除了这个十天之后就要被处死的名叫法尔杜丝的女人之外，不能集中在其它任何一件事情上。

第二天一清早，我又到了监狱。狱医还没有来，我要求

狱监允许我见一见法尔杜丝。但狱监说：“没有用处，大夫，她不会见您。”

“为什么？”我问。

她说：“过几天，他们就要把她绞死了。她还能要您，或是要别人做什么呢？……随她去吧！”

狱监的语调显得有些忿忿不平。她气愤地瞥我一眼，仿佛是我在几天之后将把法尔杜丝绞死。

我说：“我无论在监狱里或在监狱外，都不是什么管事的人。”

她生气地说：“他们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我问她：“你干嘛发这么大火？是不是你认为法尔杜丝是无辜的，她没有杀人？”

她更有火气地说：“不管她杀了或是没杀，她都是无辜的！她不该被绞死！该绞死的，是他们！”

“他们是谁？”我问。

她迟疑地看看我：“您……您是什么人？您不是他们派来的吧？”

我又问了一句：“他们是谁？”

她有些害怕地向四周小心地看看，一边躲开我一边说：“他们！哼！您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知道。”我说。

她冷笑了一声，丢下我走了。我听见她还在自言自语：“她会不知道她们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一再到监狱去，每次都试图见见法尔杜丝，但我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我所从事的心理研究面临着失败的威胁。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我的全部生活都失败了，或者正遭受着失败的威胁。我觉得，我的自信开始动摇，或者实际上已经动摇了。我常常痛苦地感到，这个几天之后将要被处死的女犯人，比我要坚强多了。在她面前，我就象一只在千千万万昆虫中间爬来爬去的小蚂蚁。

每当我想起狱监和狱医告诉我法尔杜丝拒绝一切，抵制一切，同样地拒绝同我见面时的眼神，总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有一天夜里，我失眠了。我没完没了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拒绝同我见面，是否意味着她比我更强？但是，她也同样拒绝了向总统要求为她免遭绞刑的申述，难道，她也比总统更强？

朦胧中，一个古怪的念头总在我脑子里盘桓：她比所有我们听过的、见过的或者知道的男人和女人都强。

在我试图克服失眠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总纠缠着我：她是知道我是什么人之后，才拒绝我的呢？还是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拒绝了我？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了监狱。我没再试图会见法尔杜丝，我对与她见面已经失望了。我只是想找狱监或狱医。狱医还没来，我找到狱监，问她：“法尔杜丝向您说过她知道我是谁吗？”

女狱监回答说：“不，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但是，她知道您。”

“您怎么知道？”我问。

“凭我的感觉。”她回答。

我呆立在那里。狱监已经走开，干她的活儿去了。

我真想回身登上汽车，离开监狱，但我却一步也没有动。心灵的重负，使我的身、心和双腿都变得沉而又沉，以至迈不动步。我觉得就好象我不是站在大地上，而是大地压在我的身上。天空也好象大地一样变得黑沉沉的，它从另一面压迫着我。

这种感觉，过去我仅仅经历过一次。那是很多年以前，我爱上了一个并不爱我的男人。对我来说，他的拒绝，不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拒绝了我，而是整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全都拒绝了我。

我挺了挺胸，把腰伸直，想使呼吸畅快一点，好减轻在我头顶上的重压。

我环顾四周，惊异地发现自己这么早就来到监狱。女狱监正在走廊上埋头擦着地板。一个奇怪的念头，使我对她十分鄙视：她不过是一个不会读，不会写，也不懂得心理学的监狱里的清洁工，我怎么会一下子就相信她的话呢？法尔杜丝并没有同她说过她知道我是谁，这仅仅是她的感觉。这能说法尔杜丝真的知道我是谁吗？如果她并不知道我是谁，而拒绝了我的要求，那么，我就不该为她的拒绝而难过。因为她并不是拒绝我这个人，而是拒绝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朝汽车走去，打算离开监狱。我知道在进行任何科学研究时，不应当让这种下意识感觉，使研究工作受到影响。

我强免微笑着去开车门。当我的手指触摸到车门的把柄，它使我又恢复了一个医生的尊严与自信。无论如何，我总比一个由于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女人要强。当我启动车子的时候，我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感觉——我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

的这种感觉。我脚踏着引擎，也用我全部的力量，将那种突如其来的消极的情绪，也踩在脚底。这种情绪，在我遇到失败的时候，有时会受它的左右。它往往使我感到，自己就象千千万万个昆虫间的一只蚂蚁那样渺小与可怜。

忽然，我听到身后传来的喊声，盖过了汽车马达的声音：“喂——医生！医生！”这是狱监。她在我身后一边跑着，一边喘着粗气。她那两片肥厚的嘴唇，象两扇大门开开合合。我听见她在说：“法尔杜丝……医生，法尔杜丝同意和您见面！”

如果她说的是总统将接见我，她的胸脯是不会这样一起一伏的，她的呼吸也不会这样急促，她的眼睛或者她的脸也不会这么激动。

就象受了传染一样，我的呼吸也急促起来。更确切地说，我也在喘息，因为心跳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是怎样走下汽车，怎样跟在女狱监后面行走的。不，在过道里，我甚至走到女狱监的前面。我的两只脚变得那么轻快、仿佛它们并没有支撑着我的身体。一种自豪、欢快、幸福的古怪的感觉充满了我的身心。天在我眼里变蓝了，我觉得我掌握着、拥有着整个世界。

这种感觉，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一次。那是在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爱上了，第一次去赴我心爱的人的约会的时候。

在走进法尔杜丝的牢房之前，我在门边略微停了一会儿，为的是稳定一下情绪和整理一下衣服。实际上，我是在努力恢复我的常态，恢复我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一个心理学医

生，或者别的这类人的正常的心态。
牢房的钥匙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按着皮包在问自己：这个叫作法尔杜丝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不过是……

但是，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便发觉自己已经和她面对面站着……

我象被钉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没有说话，没有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也没有听到身后锁门时钥匙的转动声。

当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的最初的一瞬，我象死去了一样，僵在那里。

杀人犯的目光，象两把锋利的匕首。她的睫毛一眨不眨，她脸上的肌肉也一动不动。

我分辨着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也象匕首一样，既锋利又冷酷。她的语调也很呆板，没有抑扬顿挫的变化。我听见她在说：“关上窗户！”

我茫然地朝窗户走去，把它关上。我环顾四周，吃惊地发现牢房里竟没有一张床、一把椅子，或者任何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

我听见她在说：“坐在地上。”

我弯下身子，坐在地上。时令正当一月，地面是光秃秃的，但我却没有感到寒冷。

就象是睡梦中发了疔症，地面在我身子底下，它虽有地的形状，也很凉，而我却感觉不到。就象梦见在大海里游泳，虽然赤身露体，又不会游，却感觉不到寒冷，也不会沉下去一样。

她的声音，也象是我们睡梦中听到的声音，它很近，我们却觉得它很远；或者，它很远，我们却觉得它很近。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它从何处传来：从上，还是从下？从左，还是从右？也许，我们会觉得它是从地心传来的，或者是从空中，从屋顶上传来的。也许，它象空气一样，从四面八方充斥着我们的耳朵。

然而，它并不是空气，它是我听到的实实在在的声音。我面前坐着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女人。牢房的窗户关着，门也关着，除了她的声音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声音……

2

当她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就挨了割阴蒂那残忍的一刀……

让我说，你千万别打断我，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说给你听了。今天下午六点正，他们就会来把我带走。明天早上，我将不在这里，也不在人们知道的任何地方。此一去，将使我去到一个尘世间所有的人——包括王公大臣、法官、警察——都不知道的地方。这将使我感到自豪。

我常常找寻一样能使我感到自豪的东西，它能使我感到我比一切人——特别是比那些王公和法官们，都要强得多。

我拿起报纸，只要看见上面有他们哪一个人的照片，就一定要向他脸上啐唾沫。尽管我知道，这不过是把唾沫啐到一张擦碗橱用的旧报纸上而已，但我仍禁不住要啐，并让痰迹留在上面自己干。

倘若有人看见我正向谁的脸上啐痰，他一定会以为我认识这个人。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我仅仅是千千万万女人中

的一个。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识报上所有登着他们照片的男人。

我是一个走红的烟花女子，一个妓女。但是，一个妓女，无论她怎样走红，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男人。然而，凡是认识的男人们，我都想高高地举起我的手，狠狠地往他脸上抽去。

不过，我毕竟是个女人，我不敢举起我的手。我是个烟花女子，我只能用一层脂粉，把这种恐惧掩饰起来。我又是一个走红的妓女，所以，我所施的脂粉都是相当昂贵的，就象那些名门闺秀们用的一样。我的头发都是到专门为那些阔太太们做头发的发廊里做的。我的双唇涂得自然而高雅，既不显得轻佻，又遮掩不住它本来的面貌。我的一双眼睛，更是描画得完美无缺，它既含着招唤，又表示着拒绝。总之，一切都象上流社会任何一个达官显贵的阔太太一样。

但是，除了我的脂粉、发式和昂贵的鞋子，我从未跻身于上流社会。

我的中学文凭和被压抑的愿望，表明我属于中产阶级。而我的卑微出身，却证明我实际上属于下层社会。

我的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种地，在家里的牛中毒快死之前赶紧把牛卖掉；把清清白白的女儿卖走，以免成为老处女；抢在邻居偷他的庄稼之前，先去偷他们的庄稼；对着乡长的手鞠躬致敬却从不吻它；每天夜里都要打老婆直到她趴在地板上；每个礼拜五一清早，都必定换上干净的袍子到清真寺，去做聚礼日的祈祷……

我看见他做完祈祷后，总是同和他一样的那些男人们边走边聊。他们谈着聚礼日的宣礼词；谈着清真寺前那些释文

和公告何等伟大与雄辩；谈偷窃是不许可的，杀人是不许可的，向牲口投毒是不许可的，强奸妇女、虐待别人、打人等等都是不许可的。而顺从是应该的，爱国是义务。谁爱真主，谁就要爱当权者。真主保佑国王和总统，使他们永远成为国家、阿拉伯民族和人类的财富。

我看着他们在街上走着，对阿訇所宣讲的一切都摇头晃脑地表示赞赏。他们不停地摇晃着脑袋，不停地搓着手——用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或用手碰碰前额，嘴里一再叨念着：以真主的名义，别无他法，一切托付真主……嘟嘟囔囔，没完没了。

那时，我头上顶着一只盛满水的沉重的罐子，脖子在重

压下往后仰着，或向左右偏去。为了保持头上这只罐子的平衡，我用母亲教我的法子，移动着两腿，使水罐不掉下来。

我那时候还小，乳房还是平平的，对男人也一无所知。我只是听见他们说“以真主的名义”，或者说“别无他法，一切托付真主”；看见他们晃着脑袋，握着手，大声地咳嗽，重重地擤着鼻涕。他们常常抓胳肢窝下面或两条腿中间的地方，一边用警惕的、怀疑的、鬼鬼祟祟乃至有点无聊的、挑动性的目光窥伺着四周。

有时候，我简直无法从他们中间分辨出谁是我父亲，他跟他们完全一个样。

有一次，我向母亲打听有关父亲的事，问她没有爸爸怎么生我。她狠狠揍了我一顿，还叫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随身带了一把小折刀或者是剃刀刀片之类的东西，她们在我两腿之间的部位割去了一小块肉。

我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母亲没有象平时那样差我下地。

往日她总是让我头上顶着肥料到田里去，我宁肯到田野里而不愿耽在家里。我同山羊一起玩耍，或骑在水车上，或者同男孩子们一起在水渠里游泳。

有一次，一个名叫穆罕默丁的男孩在水里拧了我一把，他追着我跑进一间小茅屋，他让我躺在麦秸上，撂起衣服，我们一起玩新郎和新娘的游戏。我感到一种说不清从哪儿发出的强烈的快感，我闭上眼睛，想找到那是从哪儿发出的。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感受过。

我们又玩了一次，直到太阳落山。我们听见他父亲在附近田地里叫他，我拉住他，但他跑了，说他明天再来。

我母亲不再让我下地。天不亮她就用拳头捶着我的肩膀把我捶醒，我拿起水罐子，去把它盛满水。然后又钻在牲口肚子底下打扫牲畜粪，把它们用水搅合在一起，放到太阳下晒成粪干。而在做大饼的日子，我就和面、烙饼。

我蹲在地上，两腿中间夹着个放着面团的瓦罐，我和面、揉面，炉火烤着我的脸，几乎烧到披下来的头发。

我没有留意裙子已经滑到大腿上，突然我看见叔叔把手从他正读着的书的后面慢慢伸过来，先是摸我的小腿。接着便偷偷地、贪婪地往上摸。我感到他的手在发抖。只要门口一有脚步声，他的手马上就缩回去了。如果没有动静，他的手

* 按照埃及农村的传统风习，女孩七、八岁，性意识初萌时，须割去阴蒂，即所谓行“割礼”，以免长大后止举放浪，有辱门风。作者在本书中，曾多次用暗喻的手法，对这种愚昧的陋习给妇女生理与心理上的摧残进行了描述。